论张恨水小说的北京叙事

温奉桥

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，有所谓“京派”作家，也有所谓“京味”小说，但无论“京派”、“京味”，似乎都与张恨水无关。然而，张恨水的小说却具有地道的“北京气派” [1]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北京叙事。毋庸讳言，在现代文学史上，真正传神地表现了北京文化特质和文化意蕴的有两个人，一个是新文学作家老舍，另一个就是被称为“旧派”作家的张恨水。老舍和张恨水可以并称描写故都北京的两支“铁笔”。然而，张恨水与北京文化的关系，却长期被忽视，并未引起研究界的重视。

恰如学者所指出的那样，北京是“少数几个建构了自身文学形象的城市之一”[2] ，在“文学北京”的建构中，张恨水做出了独特贡献。张恨水虽为皖人，但自1919年“五四”运动爆发后，张恨水就来到北京，除了抗战期间被迫离开北京流亡重庆、武汉等地外，他前后在北京生活了40多年，张恨水先后在砖塔胡同43号、大栅栏12号、东四十一条21号等居住过。张恨水说：“北平与我此生，可说有着极亲密的关系”，张恨水属于北京，甚至他的爱好、趣味等都带有北京这座文化古都所特有的印痕。北京不仅是张恨水的“第二故乡”[3]，甚至就创作而言，北京才是张恨水的“根”。与老舍相似，张恨水最好的小说都是写北京的，《春明外史》《金粉世家》《啼笑因缘》《夜深沉》《艺术之宫》《京尘幻影录》《斯人记》《美人恩》《五子登科》等绘就了一幅上世纪二、三十年代故都北京的风俗长卷，可以说，旧都风情连同它所代表的北京文化记忆，都浑然完整地保留在了张恨水的小说里。

一

张恨水小说的北京叙事，首先表现为他对北京自然景物的出色描写。关于一个城市的记忆，首先源于它独特的自然景观。打开张恨水的小说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北京的天坛、先农坛、天桥、前门、后门、天安门、广安门、宣武门、正阳门、永定门、阜城门、皇城根、什刹海、北海、西山、海淀、大栅栏、琉璃厂、陶然亭、北海公园、中山公园、来今雨轩等，这些地名在张恨水小说中反复出现，其实出现在张恨水小说中的北京地名有上百个，这些真实的地名，即是张恨水笔下市民主人公们活动的场所，也构成了张恨水小说故事发生的文化背景。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，这些地名其实代表着北京文化。同时，这些地名和背景，增加了故事的真实性，对于北方读者特别是北京读者而言，这些地名因为其真实而引起阅读兴趣，对于上海等读者而言，因为陌生而刺激的了阅读的情趣。在这些对北京自然景物的生动描摹中，寄托了张恨水对旧都北京的深沉的情感。如《美人恩》开头对“北平的春光”的描写：

这是四月中旬，满街的路树，正发着嫩绿色的细芽，告诉行人春来了。你若是顺着东西长安街的马路，一直向中央走，到了天安门外市民花圃里，你便可以看到左边平地堆起一片红色，是榆叶梅，右边一片黄色，是迎春花。其间杂以点缀的叶子，真个如锦绣铺地一般。加上绿甍黄瓦的高楼之下，是双耸玉阙，四绕红墙，画师也画不出这伟大美丽的景致来。西边广场上，便是中央公园的大门，红男绿女，嘻嘻哈哈，流水似的进去。满园的春色，自然关不住，有股清香，由天外飘来，便是园里开着堆雪一般的丁香花，散出香气来了。门外停的各种车子，一辆挤着一辆，占了十几亩的地位，车夫沾着主人的光，也各在踏脚板上，看着路边花圃的春色。绿树阴里，卖茶的、卖油条烧饼的、卖豆汁的、各种小车大担的小贩，又要沾车夫的光，都团聚着一群人吃喝。……这是宣武门内，一个偏僻胡同里。两旁人家，大半是窄小的门楼；有两处大些的门楼，大半都破旧了。胡同里遥遥有一种小锣声，是捏糖人儿的小贩，由隔巷敲来的，这才打破了这寂寞的空气。胡同里并不见有什么人影，只是那白粉矮墙上，东边伸出一束丁香花，在嫩绿的树叶中，捧出一丛丛的瑞雪。西边屋角，伸出一丛柳条，被轻微的东风摇撼着，好像是向对面的丁香花点头，好像是说，我们又在冷巷中会面了[4]。

再如《京尘幻影录》中对陶然亭的描写：

北京的陶然亭本是一个名胜地方。虽然仅仅是空旷地上一座宙宇，可是由春暮起，到仲秋止，这里四野青芦，一带古堞，当那夕阳未下，晚风初起的时候，西山的余霞，映着苇塘子里几株孤树，满布着清幽萧疏的气象[5]。

最著名的是《啼笑因缘》对天桥的描写更是经典的风俗画写实，梆子、胡琴、锣鼓声、耍杂技的、有摔跤的、有弄口技的，还有说相声的，也有练武的：

四围乱轰轰地，全是些梆子胡琴及锣鼓之声。……三四家木板支的街楼，楼面前挂了许多红纸牌，上面用金字或黑字标着，什么“狗肉缸”，“娃娃生”，又是什么“水仙花小牡丹合演《锯沙锅》”。……门楼边牵牵连连，摆了许多摊子。……一个大平头独轮车，车板上堆了许多黑块，都有饭碗来大小，成千成百的苍蝇，只在那里乱飞。黑块中放了二把雪白的刀，车边站着一个人，拿了黑块，提刀在一块木板上一顿乱切，切了许多紫色的薄片，将一小张污烂旧报纸托着给人。大概是卖酱牛肉或熟驴肉的了。又一个摊子，是平地放了一口大铁锅，锅里有许多漆黑绵长一条条的东西，活像是剥了鳞的死蛇，盘满在锅里。一股又腥又臭的气味，在锅里直腾出来。原来那是北方人喜欢吃的煮羊肠子。……巷子两边，全是芦棚。前面两条巷，远远望见，芦棚里挂了许多红红绿绿的衣服，大概那是最出名的估衣街了。[6]

张友鸾曾说：“把北京的风物，介绍的活了。描画天桥，特别生动，直到今天，还有读过这部小说的南方人，到北京来必访天桥”[7]。这些具有浓郁北京风情和地域文化特点的自然景物的描写，构成了张恨水小说的一个重要的特点。

除了这些带有北京自然景物的描写外，张恨水还对诸如大宅门、大杂院、四合院、八大胡同、水车胡同、大喜胡同、裱褙胡同、落花胡同、圈儿胡同、小月牙胡同、羊尾巴胡同、上九条胡同、煤市街等标志性的人文环境的细致描绘，张恨水小说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些大杂院和小胡同里。张恨水笔下的人物除了少数的如《金粉世家》的豪门外，绝大多数是大杂院的“主人”，因此，张恨水笔下的背景文化主要是大杂院文化。北京的这些大杂院、小胡同，加之他小说中的三教九流，完整构成了老北京的市民生活图画。张恨水太熟悉这些生活在大杂院、小胡同里的下层市民，他的小说保留了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老北京的风貌，是老北京斑斓多彩的民俗风情的画卷。普通的老北京的市民文化，是一种大杂院文化，大杂院、小胡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认为是老北京的代名词。如张恨水对北平“小小住家儿”的描写：

一条平整的胡同．大概长约半华里吧？站在当街向两头一瞧，中国槐和洋槐，由人家院墙里面伸出来，在洁白的阳光下．遮住了路口。这儿有一列白粉墙，高可六七尺，墙上是青瓦盖‘着脊梁’，由那上面伸到空气里去的是两三棵枣树儿．绿叶子里成球的挂着半黄半红的冬瓜枣儿。树荫下一个翻着兽头瓦脊的一字门楼儿，下面有两扇朱漆红板门，这么一形容．你必然说这是个布尔乔亚之家，不，这是北平城里“小小住家儿的”。

……北平任何一所房，都有点艺术性；不会由大门直通到最后一进。大门照例是开在一边，进门来拐一个弯，那里有四扇绿油油屏门隔了内外。进了这屏门，是外院。必须有石榴树、金鱼缸，以及夹竹桃、美人蕉等等盆景，都陈列在院子里。有时在绿屏门角落，栽上一丛瘦竿儿竹子，夏天里竹笋已成了新竹，拂着嫩磬的竹叶，遥对着正屋朱红的窗格，糊着绿冷布的窗户；格外鲜艳。白粉墙在里面的一方，是不会单调的，墙上层照例画着一栏山水人物的壁画。记着，这并不是富贵人家。你勤怏一点，干净一点，花极少的钱，就可以办到。[8] 除此之外，张恨谁还有对店茶楼、戏园子、妓院等的生动描写：《春明外史》对戏园子的描写：

这戏院子里面，黑暗暗的，低头一看楼底下，一排一排椅子，人挤着人，椅子中间露出尺把宽一条路，卖香烟的，卖水果的，卖糖的，用手托着一个木托盘，在人脑袋上，端来端去。进门那个地方，越发是人进人出，闹轰轰地。那台像一乘轿子一样，伸出座位中间来，也不过一间房子那样大，柱子上的油漆，全都剥落了。台正面的雕格上，灰尘积得有一寸多厚，尘灰沾在蛛丝上， 一根一根往下垂着，像挂了流苏一般。满戏院子，是个四方的样子，柱子屋粱，门窗户格，没有一样不是黑黝黝的。屋的顶棚上有几处画着红绿的故事，仿佛还看得出。[9]

对“大酒缸”的描写：

这种酒店，是极其简陋，一个一丈来见宽的铺面，东西横列着两口极大的酒缸，倒有一小半埋在土里。缸面上，铺着缸盖，也像桌面似的。上面摆着几小碟东西，什么油炸麻花，花生豆，威鸭蛋之粪。另外有一张一尺见方的桌子，横摆在小柜台面前，上面也摆了几个小碟子。[10]

张恨水小说中的这些描写，已经成为了真正的关于北京的“记忆”，这类关于老北京的描写，在张恨水的小说中随处可见，不用说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戏园子、“大酒缸”了，就是北京最有代表性的四合院现在也不再常见，多少年后，当我们面对一个完全陌生的现代化的“北京”时，真正的“北京”我们只能到张恨水的小说里来寻找了。80多年前，德国传教士卫礼贤（Richard Wilhelm）面对古老中国“新世界到来的隆隆脚步声”，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，他说：“今日之中国，生活以一种狂热的速度向前飞驰，每一天都有新的事件和新的发展；……这个过程的开始虽很缓慢，但行动的巨轮却越转越快，这是复兴的巨轮，它旋转着，把旧的一切扔进历史的垃圾堆，又把新的一切从一无所有中培植出来”[12]。今天的北京正在“实践”着卫礼贤的预言。从这个意义上而言，张恨水的小说不仅让我们认识古老的北京，还让我们怀恋北京。老北京的体温留存在张恨水的小说中。

二

张恨水小说的北京叙事，同样表现在小说的语言层面。张恨水在熟练运用老北京的方言土语创作方面，取得了极高的艺术成就，张恨水小说的独特的“京味”语言——“京白”和老北京的方言土语，成为了张恨水小说“京味”的重要表现形式。

与小说的主人公多为下层市民如车夫、学生、记者、戏子、妓女等相一致，张恨水小说的语言也多为北京下层劳动人民的旧京土语，显得自然纯朴，带着特有的大杂院味。据作者粗略统计，在《春明外史》《金粉世家》《啼笑因缘》《夜深沉》中，反复出现的老北京的方言土语有：“作个小东”、“吃小馆子”、“搭架子”（摆谱）、“拆烂污”、“偏劳”、“寒碜”、“瞎扯”、“耍钱”、“劳驾”、“蘑菇”（纠缠）、“叨扰”、“瞧瞧”、“嚼谷”(吃食)、“浇裹”（花费）、“磨不开”(不好意思)、“捅漏子”、“而今”、“明儿”、“一会儿”、“露怯了”(露丑)、“拿拿乔”(端架子)、“土包子”、“决计”、“联络”、“估堆卖”、“不能够”、“成不成”、“挑眼”、“真够瞧的了”、“玩艺儿”、“对付”、“含糊”、“欢喜”、“短见”、“腻烦”、“扯淡”、“归里包堆”、“手糊口吃”、“装麻糊”、“老帮子”、“改日会”、“那些个”等等；还有，如“可别冤我”中的“冤”，“仔细人家用棍子打了出来”中的“仔细”，“透着文明”、“透着奇怪”、“透着麻烦”中的“透着”，“怪贫的”、“你真贫”中的“贫”，“把菜全弄得了”中的“得了”，“刚才两人所起的一段交涉”中的“交涉”，“我看你为人很有骨格”中的“很有骨格”，“咱们好意思驳回人家吗”的“好意思”，“他有钱，到别地方去抖吧”中的“抖”，“瞧你们这班耍骨头”中的“耍骨头”，“盘桓过许多日子”中的“盘桓”等等。

在张恨水的小说中，还大量运用了老北京的谚语、俗语和土语等。《啼笑因缘》何丽娜对樊家树说：“你让我哪里撞木钟去？”中的“撞木钟”，沈凤喜佯装骂猫“死倒土的没事干，把破花盆子扔着玩呢”中的“死倒土的”，“每人敬一盅下马杯”；《夜深沉》中杨五爷对王傻子说：“我什么时候作过猴儿拉稀的事情？”，“难剃的连鬓胡子，我经过的就多了”；《啼笑因缘》的“进了房，扔过墙”以及“当家是个年轻郎，餐餐窝头心不凉”，“疾风知劲草，板荡识英雄”等等。还有如“八十岁学吹鼓手”，“为着别人的豆子，炸了自己的锅”，“痴汉等丫头”，“骑牛撞见亲家公”，“一床被不盖两样人”，“瓜子不饱是人心”，“打折胳膊向里蚀”，“酒盖三分羞”等。此外，张恨水的小说中还有许多老北京的歇后语，如烧糊了的卷子——油糊了心；伤风的鼻涕——甩啦；耗子钻牛犄角——尽了头了，走路拣鸡毛——凑掸子，戴眼镜锔碗——没岔找岔儿等，反映了北京语言所特有的幽默、俏皮。

《啼笑因缘》中沈凤喜的语言，更多体现了“京白”的俗白浅显的特点，又在这种俗白中蕴含着一种特有的明快、俏丽和简洁。第四回沈凤喜与樊家树在公园见面时的一段对话：……（沈凤喜）顿了一顿道：“也不是难过，不知道怎么着，好好的要哭。你瞧，这不是怪事吗？你刚才所说的话，是真的吗？可别冤我，我是死心眼儿，你说了，我是非常相信的。”……凤喜笑道：“不是那样说，你别多心，我是…¨你瞧，我都说不上来了。”……凤喜道：“唉！你别老说这个话，我还有什么信你不过的！找个地方再坐一坐，我还有许多话要问你。”老北京下层劳动人民的语言，京味纯朴，鲜活、生动，具有平民化的特点。但绝无今天“丫挺的”、“你丫的”之类的粗俗的“痞子腔”。沈三玄和关寿峰主要是在天桥“混”的下层人，他们的北京话则带有“天桥味”，有点“野”气，这也符合人物的性格和身份。如第十一回，凤喜、沈大娘和沈三玄之间的对话：……（沈凤喜）因见沈大娘在自己屋子里，便退到屋子里问她道：“妈！你说我去还是不去呢？要是去的话，一定还有尚师长刘将军在内，老和爷们在一处，可有些不便。况且是晚晌，得夜深才能回来。要是不去，雅琴待我真不错；况且今天又是为我包的厢，我硬要扫了人家面子，可是怪不好意思的。”她说着这话，眉头皱了很深。沈大娘道：“这也不要什么紧，愁得两道眉毛拴疙瘩做什么？你就坐了他们的车子到戏馆子去走一趟，看一两出戏，早早的回来就是了。”沈三玄在外面屋子里听到这话，一拍手跳了起来道：“这不结了！有尚太太陪在一块儿，原车子来，原车子去，要什么紧！掇饰掇饰换了衣服等着吧！汽车一来，这就好走。”[12]第十二回沈三玄劝沈大娘道：“大嫂！你怎么啦？我们犯得上和他们一般见识吗？说翻了，他真许开枪。好汉不吃眼前亏，他们既然是驾着这老虎势子来了，肯就空手回去吗？我想既然是堂会，自然不像上落子馆，让大姑娘对付着去一趟，早早的回来，就结了。谁叫咱们从前是干这个的！若说将来透着麻烦，咱们趁早找房子搬家。以后隐姓埋名，他也没法子找咱们了。你若是不放心，我就和大姑娘一路去。再说堂会里，也不是咱们姑娘一个人，人家去得，咱们也去得，要什么紧！[13]；第九回关寿峰在天桥见到沈三玄说：“瞧你这块骨头，只吃了三天饱饭，就讲究玩个鸟儿”[14]田老大道：“那要什么紧，我们那口子，虽然有点碎嘴子，可是也瞧同什么人说话。”二和道：“不是这样说，你瞧。”说着，把放在桌子腿边的花生筐子，用脚踢了踢，笑道：“我简直和讨饭的差不多。”田老大将面前一杯酒端起，刷的一声喝了下去，将酒杯子按住在缸盖上，头摇了两摇道：“你要不肯到我家去吃炸酱面，算是把我当了臭杂子看待。”二和笑道：“你言重了。唉，这样看起来，还是交着了好朋友，比自己亲手足还要强。”[15]

北京是“首善之区”，凡事讲究个“礼”，这种“礼”已经成为了北京人的日常行为方式，如《金粉世家》中金燕西的听差金荣与一个看守房子的老人的对话：金荣道：“尊驾贵姓王吗？”那人道：“对了，我叫王得胜。尊驾认得我？”……（王得胜）便道：“敝东家房子有的是，他倒不在乎几个租钱。”金荣道：“这是咱们哥儿们自己说话，不必相瞒。我看王爷就能给贵东家作一大半主，只要你能凑合凑合，一定可以办成功的。再不然的话，这房子也很狼狈了。若是贵东家能出让，价钱一层，只要酌乎其中，倒是没有什么关系的。”[16]

三

张恨水小说的北京叙事，更表现为对北京独特的风土民俗的描写。北京是一座历史文化悠久的古城，特别是作为元明清三代帝都，具有丰厚的传统文化底蕴，这种文化传统和文化熏染，积淀为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心理，成为一种独特的生活习俗和文化景观。相对于自然景物而言，大杂院、小胡同里那些普通民俗事像，蕴含着更为丰富的文化内涵，更是一种文化记忆和文化符号。民俗文化实质上是一种民间文化，体现了一种民间经验和智慧。民间生活是民俗文化的基础，因此，所有的民俗都与最现实的生活紧密相连，对一种民俗的描写，其实质就是对一种生活方式和文化的描写。民俗事像具有文化符号的指称功能，民俗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特征，代表了一个地域的真正的“身份”个性。

学者赵园认为北京是一座富有“精神品质”的城市，是一座拥有“心灵”的城市[17]。张恨水的小说涉及老北京市民生活的方方面面，许多民俗诸如岁时节日、婚丧嫁娶、衣食住行、游艺娱乐等，都有出色的描写，这些具有浓郁北京风情的民俗，连同老北京的松鼠鱼、菊花锅子、松柴烤肉、荷叶肉、烧鸭炒芽菜、炸三角、盐水疙瘩丝儿、拌粉皮、酸辣汤、炒疙瘩、炒面片，……卖羊头肉、卖硬面饽饽以及那些唱话匣子、唱莲花落儿的，打麻将、摸骨牌、押宝、看电影、逛戏院等，构成了一幅老北京的市井图。通过对北京民俗的描写，张恨水生动地描绘出了北京的“心灵”。

对北京传统习俗的描写。张恨水通过这些民俗描写，向我们展示了一幅老北京的日常生活的风俗画。如《金粉世家》中所描写的每年三四月之交，人们都到西山、八大处、香山去“踏青”，每当风和日丽，西直门外通往香山、八大处的路上，汽车、马车、人力车，络绎不绝，说不尽的车水马龙，衣香鬓影；描写岁末“书春”（写对联）的情景：街边的墙壁上，一簇一簇的红纸对联挂在那里，红对联下面，大概总摆着一张小桌，桌上一个大砚池，几只糊满了墨汁的碗，四五支大小笔。桌子边，照例站一两个穿破旧衣服的男子；腊月里白塔寺的“庙会”上卖历书，卖月份牌的，卖杂拌年果子的；《金粉世家》还有大量的对婚丧嫁娶礼仪的描写，如金燕西与冷清秋的结婚大典：总统府礼官处处长带了公府的音乐队，前来听候使用。步军统领衙门也拨了一连全副武装的步兵助理司仪。警察厅不必说，头一天就通知了区署，在金总理公馆门前加四个岗，到了喜期，区里又添派了十二名警士、一名巡长随车出发，沿路维持秩序。此外还有来帮忙的，都是一早到。因之，上午九点钟以前，这乌衣巷一带，已是车如流水马如龙。有些做小生意买卖的，赶来做仆从车夫的生意，水果担子，烧饼挑子，以至于卖切糕的，卖豆汁的，前后摆了十几担，这里就越是闹哄哄的。还有总理金铨去世丧仪大典的描写。大宅门里，有钱的人家，结婚的第二天早上，送一碗补身的人参汤给新人喝；新人结婚拜见公婆，北京人“老三点儿”，吃一点儿，喝一点儿，乐一点儿；以及刚出生三天的小孩子过“三朝”；大年三十的“送财神来了”的民俗：每到这天，全北京的乞丐大动员，每人拿着一个木刻印的财神像，挨家奉送，在大门口高声喊道“送财神来了”；正月初二，向彰义门外财神庙“借元宝”；正月里女人孩子“逛厂甸”；旧历七月初七：“面水看银河”；七月十五“莲花灯”：“莲花灯，莲花灯，今儿个点了明儿个扔”；中秋节的兔儿爷；阴历十月初一给鬼“送寒衣”等等。《春明外史》写到清名祭祀、秋天“赏菊”。再如，《啼笑因缘》中描写旧京“拴娃娃”的风俗：凡是妇人，求儿子不得的，或者闺女大了，没有找着婆婆家，都到东岳庙里去拴娃娃，所谓拴娃娃，就是身上暗藏一根绳子，将送子娘娘面前的泥塑小孩，偷偷的拴上。《夜深沉》唱戏的拜师傅的“投师纸”，《杨柳青青》描写北京旧俗“新娘子谢步！”(新娘子向长辈行礼)、“忌门”(北京旧风俗，自农历元旦到元宵禁止妇女入门)等；《春明外史》中写到中戏班子开市时的“打鼓”，租房子的“清三份”；《斯人记》《夜深沉》中写到“会钱”、“打茶围”；这些民俗实际上构成了一道老北京平民文化风景图。甚至老北京人的“玩”在张恨水的小说中也有生动描述：《春明外史》中写晚香玉玩蝈蝈：“手上拿着一根白鹇，缚着一只蝈蝈儿，在藤榻上逗小猫”《啼笑因缘》沈凤喜：手里提了一根白鹇，下面拴着一个大蚂蚱；沈三玄：手上拿了一根短棍子，棍子上站着一只鸟。

张恨水对老北京社会生活画面的描写极为精到，成为我们了解老北京市民生活的生动记录。如《夜深沉》描写北京茶楼看戏的“规矩”：

北方的清唱，是和南方不同的。正中摆了桌子，上面除了一对玻璃风灯之外，还有插着箫笛喇叭的小架子，再有一个小架子，上面直插着几根铜质筹牌子，写着戏名，这就是戏码了。所有来场玩票的人，围了桌子坐着，你愿意背朝人或脸朝人那都听便。女票友更可以坐到桌子里面去，让桌子摆的陈设，挡住了观众的视线。玩票的人，拿的是黑杆，并非卖艺，也没有向观众露脸的义务[18]。

《春明外史》中描写下等妓院的情形：

一张大土炕，炕上铺着一条旧席子，炕头边，叠着两床棉被，用红布掩盖了。窗户边摆着一张小条桌，桌上有一把茶壶，几只茶杯，靠墙有一张方桌，桌上摆着些洋铁瓶绿瓦盆之类，倒是有一个瓷碟子，用水养着一圈大蒜瓣，蒜苗青青的，出得有二三寸长。墙上挂着两张面粉公司的美女月份牌，两边配着红纸对联，写着“生意兴隆通四海，财源茂盛达三江[19]。

《春明外史》和《夜深沉》中对大杂院生活的描写：

屋小如舟，伸手可以摸到屋檐。坐的屋子里，上面一张长画桌，摆着一个打了补钉的白花磁瓶，插着一根鸡毛帚，一架摆式的老钟，钟面上只有一根短针。此外还有一面小镜子，两只玻璃花瓶，都是尘土堆满了的。屋中间一张四方桌子，横三竖四，罗列一张藤榻，几张椅子上放着面板，擀面棍儿。又有两个磁盆子摆在地上，一盆子衣服，一盆子和了的白面。地下满处都是菜叶。房门两边，摆着一捆大蒜，和一堆刀矛木盒唱戏用的东西。……满墙糊着的图画，是卖画人儿的摊子上买的。什么耗子聘闺女，五世同堂，怕媳妇儿，红一圈绿一圈[20]。

屋子小得像船舱一样，北头一张土炕，上面铺着一条半旧的芦席，乱堆两床破被褥。红的被面，大一块小一块的黑印儿，显得这被是格外的脏，炕的墙犄角上，堆着黑木箱子破篮篓子，一股子怪味儿。桌子上和地下，大的盆儿，小的罐儿，什么都有。只以桌子下而论，中间堆了一堆煤球，煤球旁边，却是一只小绿瓦盆，里面装了小半盆乳面[21]。

《啼笑因缘》对先农坛“下等社会俱乐部”的描写，唱大鼓书的，摔跤的，弄口技的，说相声的，人声喧嚷，热闹非凡，还有露天小茶社：

那柱子上贴了一张红纸条，上面大书一行字：“每位水钱一枚。”家树觉得很便宜，是有生以来所不曾经过的茶馆了。走过来一个伙计，送一把白瓷壶在桌上，问道：“先生带了叶子没有？”家树答：“没有。”伙计道：“给你沏钱四百一包的吧！香片？龙井？”这北京人喝茶叶，不是论分两，乃是论包的。一包茶叶，大概有一钱重。平常是论几个铜子一包，又简称几百一包。一百就是一个铜板。茶不分名目，泡过的茶叶，加上茉莉花，名为“香片”。不曾泡过，不加花的，统名之为“龙井”[22]。

《春明外史》第六十七回，杨杏园、何剑尘、板井大郎到鲜鱼口一家烤鸭店去吃晚饭，对吃烤鸭的描写：

……进来一个穿半截长衫的矮胖伙计，肩膀上搭着一条手巾，操着山东口音对板并问道：“您就是三位？拿一只鸭子来看看？”……不一会儿工夫，只见那伙计老远提着一块雪白的东西前来。及至他进屋，方才看清楚，原来是一只钳了毛的死鸭，最奇怪的，鸭子身上的毛虽没有了，那一层皮，却丝毫没有损伤，光滑如油。……那伙计手上有一只钩，钩着鸭嘴，他便提得高高的给三人看。何何剑尘笑道：“这是一个规矩，吃烤鸭子，主顾是有审查权利的。其实主顾倒不一定要审查，不过他们有这样一个例子，必经客人看了答应以后才去做出来。犹如贵公司订合同，必经两方签字一道手续一般。板井笑道：“要馆于里适用这个例子，吃鱼要拿鱼出来看，吃鸡要拿鸡出来看，这不太麻烦吗？”何剑尘笑道：……论起吃烤鸭子，是老便宜坊最出名，……当我们主顾落座之后，伙计照例问是否吃鸭子？拿一只来看看？若是主顾答应是，伙计站在后面，向前面柜房极力的叫着说，拿鸭子呀！在这‘拿鸭子呀！’四个字之中，有表示又作成了一笔交易之意。[23]

张恨水小说的北京叙事，是“文学北京”建构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张恨水小说的北京叙事，够味，有趣，雅致，带有一股浓浓的“旧派”文人特有的气息和情怀。张恨水的小说不仅向我们展现了老北京的日常生活，更向我们展示了老北京的文化心灵，具有重要的文学和文化价值。

注 释：

[1]日本人矢原谦吉在其《谦庐随笔》中记载：“张恨水，皖人，而其‘北京气派’似较京人尤甚”——张明明：《回忆我的父亲张恨水》，见《写作生涯回忆》，第249页，北岳文艺出版社，1993年版。

[2]贺桂梅:《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京味小说》，《北京社会科学》2004年第3期。

[3]张恨水：《想起东长安街》，曾智中 尤德彦编《张恨水说北京》，第30页，四川文艺出版社，2001年版。

[4]张恨水：《美人恩》，第1-2页，北岳文艺出版社，1993年版。

[5]张恨水：《京尘幻影录》，第1页，北岳文艺出版社，1993年版。

[6]张恨水：《啼笑因缘》，第3页，北岳文艺出版社，1993年版。

[7] 张友鸾： 《章回小说大家张恨水》，见张占国 魏守忠编《张恨水研究资料》，第134页，天津人民出版社，1986年版。

[8]张恨水： 《翠拂行人道》，原载于1944年8月22日重庆《新民报》。

[9]张恨水： 《春明外史》（二），第558页，北岳文艺出版社，1993年版。

[10]张恨水：《春明外史》（三），第1021页，北岳文艺出版社，1993年版。

[11]卫礼贤（Richard Wilhelm）：《中国心灵》前言第1页，王宇洁 罗 敏 朱晋平 译，颜玉强主编，国际文化出版公司，1998年版。

[12]张恨水：《啼笑因缘》，第169-170页，北岳文艺出版社，1993年版。

[13]张恨水：《啼笑因缘》，第185页，北岳文艺出版社，1993年版。

[14]张恨水：《啼笑因缘》，第141页，北岳文艺出版社，1993年版。

[15]张恨水：《夜深沉》，第271页，北岳文艺出版社，1993年版。

[16]张恨水：《金粉世家》，第43、44页，北岳文艺出版社，1993年版。

[17]赵 园：《北京：城与人》第1页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。

[18]张恨水：《夜深沉》，第397页，北岳文艺出版社，1993年版。

[19]张恨水：《春明外史》（中），第788页，北岳文艺出版社，1993年版。

[20]张恨水：《春明外史》（中），第738页，北岳文艺出版社，1993年版。

[21]张恨水：《夜深沉》，第361页，北岳文艺出版社，1993年版。

[22]张恨水：《啼笑因缘》，第6-7页，北岳文艺出版社，1993年版。

[23]张恨水：《春明外史》，第1051页，北岳文艺出版社，1993年版。

**作者简介：温奉桥，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，中国海洋大学王蒙文学研究所所长，文学博士。**